

父爱如山

□ 翁桂涛

有一座山
立在我们的心中
总是无法逾越
有一种爱
珍藏在内心深处
无声却伟大

父爱就像一座山
为每一个子女
遮蔽了无数的风雨
也抵挡了生活的苦难

感受父爱就仿佛爬山
只有抵达山的顶峰
才能看到雄伟的景观
才能感受到父爱的火热

父爱是深沉而伟岸的
严厉的眼神中并不缺少温情
父爱又是平淡却不凡的
冷峻的面容裹着的是无尽的亲情

因为父爱如山
我们永远也无法忘却
父亲为支撑起这个家
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的身影

因为父爱如山
我们心中将永远铭记
父亲在听到我们进步时
脸上所绽放出的笑容

求住在附近的表妹。他说单独给我租房不放心，想让我住到表姑家，好歹能有个照应。屋里，表妹和父亲说着话，我则心无顾虑地站在院角，逗着一只关在鸟笼里的八哥。无意中，我听到表妹对父亲说：“兄弟，我不是说你，一个丫头，早点寻个婆家算了。二十出头了，还不懂事，你看你这大拇指变成这样了（父亲在一次工伤中拇指与食指之间的韧带断了），你快奔六的人了，也得为自己存些钱防老啊！”

“她还小，只要孩子过得好，我就满足了。”父亲一边揉着变了形的大拇指一边说。

闻此言，站在窗外的我潸然泪下。真是父爱如山啊！即使所有的人都在说你的不是，但在他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他最优秀的孩子。

我以为从那刻起，自己就懂事了。可是我没有。毕业后，我好高骛远地跳槽，然后四处打工，却一次又一次面对下岗。那时，我承受不了同学和亲戚们的眼神，为了“逃避”现实，决定远嫁他乡。得知我的决定，从没有流过眼泪的父亲眼眶红了！记忆中，他第二次喉咙哑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知道，他这是因为而我而着急上火、偷偷流泪，但我没有停下离开的脚步。在上车回首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他正从老榆树后探出头来，无奈地目送着我……

这一幕，让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。如今，我常给父亲寄些东西，以弥补我那一小点可怜的孝心时，父亲总放大喉咙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啥也不缺，有空就回家看看吧！”

世界很大，我却找不到一个如父亲般疼我的人；世界很小，我可能将喜悦都装在心里！但我不能知足，因为双亲仍在。拨通电话的时候，那头就会响起父亲的大嗓门：“闺女呀！”父亲讲话的分贝如初，响亮而透彻。我在异乡很是珍惜地享受着父亲“大嗓门”带来的这份幸福！

了我人生的，肯定不是棍棒，甚至不是言传，而是无时不在的身教。与人为善、扶危济困、宽容大度、吃苦耐劳、不屈不挠、积极向上……这一切，也许我并没有全部做到，但父亲教给了我。

告别父亲

1996年10月17日，我突然接到了大妹夫的电话：“爸爸突发心脏病，在剧烈地疼痛中。”家里人想叫救护车带父亲去城里接受治疗，但是想让我拿定主意。我以为从镇上到城里的路很颠簸，怕父亲吃不消，就决定让父亲在镇上接受治疗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父亲自在电话里叮嘱我，“我会好起来的，你不急着往家赶，你写你的东西。”又过了半个小时，我拉开门正要回家，接到了电话。那边一片哭声：“爸爸他走了。”

我至今想不起来自己是乘什么交通工具回的家。只记得从县城到乡村的公路已经修得非常平坦了。

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人家都说，曹文轩是个大孝子。”

告慰父亲

在得知自己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第一时间，当我将电话打给妹妹时，她说，我们已经买好了鲜花，正准备去乡下的墓地。对于一次从此阴阳两界、两处茫茫的诀别，活着的人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大概就是能够遵循逝去者一生的心愿，好好地活着，完成甚至扩展他的心愿，以告慰亡灵。

父亲的大嗓门

□ 李桂媛

父亲是个大嗓门，八十三岁的他说话还是那么底气十足，铿锵有力，以至于和我老妈“吵嘴”的时候，他的比仿总是遥遥领先。而每次“战争”结束后，老妈总会使出全身的力气向父亲吼上一句：“你这死老头子，看你走路都不稳了，嗓门还是那么大，我这心都快被你震碎了。”

父亲读过私塾，上过几天洋学堂，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老妈虽识字不多，可贤惠、温柔、识大体。我记事起，他们就喜欢拌嘴，但也仅仅是拌嘴，从没过手。

虽然我喜欢父亲有学问，但我讨厌他的大嗓门。每次上学，我经过他办公室的时候，就能老远听到他的男“高音”。这让我在同学面前非常没有面子。到了叛逆的年龄，只要他一张嘴，我使用比他还高的嗓门“回击”，直至他哑口无言。

高考落榜后，我说想学医，他就托亲戚帮我走进医学院的大门。可是没到一年，我说不高兴学医了，实验课太恐怖。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再去求助人家，好说歹说的把我调到财会班。烈日当头，我转换宿舍，父亲就扛着我的行李，从这栋八楼到另一栋的六楼宿舍，如蚂蚁搬家，一趟一趟地上楼、下楼，热得嘴唇干裂，汗珠直滚，也没舍得带瓶水喝。临走时，他又把口袋里的纸币和钢镚都掏给了我，然后沙哑着喉咙对我说：“好好学啊！”说完，就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学校，步行十几里回家。

入住新宿舍，拖着哭脸给父亲打电话。刚回家没几天的父亲，又赶了十几里的路，带上了我，赔着笑

忽地发觉，我已许久未见到父亲了。脑海里如投影着父亲的形象，竟然是模糊；似乎从未刻意留意过他。于是，在遥远的异乡，我凭着记忆和想象，开始用文字为我假想的模特——父亲，构图“描摹”。

古老而简朴的院落。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作背景，火红的月季花、繁密的葡萄架作陪衬，一只趴在墙脚假寐的小狗作点缀。父亲定格在画面中央：端坐凳子上，拉着二胡，调剂起农忙的空闲，温馨而亲切，感慨而伤怀。

微风吹起了父亲的头发，花白稀疏，风中打卷，隐隐还露出头皮，如被生活的大手无情刮过一般，令人心疼却又无奈。发黄的老照片中，父亲的头发油黑而浓密，梳着标准的中分，俨然经过精心的打理，显得帅气而英俊。记得我们兄妹有多淘气，曾在父亲鼾声如雷的熟睡中，调皮地揪起他的头发，密密麻麻地扎了满头小辫，引得父亲一通幸福的嗔怪。现在真想再次摸起木梳，为父亲整理头发，可又怎忍心看到他华发垂落的模样。

皱纹爬上额头，刻在眼角，陷入脸颊，堆在脖颈，岁月的刻刀，刀刀重落，毫无怜惜。父亲只能默默忍受，任其在身上慢慢刻蚀。从这皱纹里，我读懂了父亲的艰辛；父亲幼年丧母，童年丧父，无兄弟姐妹。灰色的生活，让父亲性情坚忍，却又暗隐脆弱。皱纹里，我

也看到了他的甜蜜生活：他与母亲和睦睦，他拉扯我们兄妹三人成家立业、成为依靠；看着孙辈绕膝，他笑不拢嘴。皱纹，如道道磁条，刻录着他的岁月留影。

曾经身影挺拔的父亲，如今已然佝偻，前倾。握着二胡，已无当年跟着戏班奔走乡里、陶醉操琴的精气神了。听母亲说，台上的父亲正襟端坐，上身挺直，摇头晃脑，颇显气派。可我明白，为了养育我们，父亲曾下过煤窑，在阴暗狭窄的巷道里爬行；干过工地，扛起沉重的钢筋水泥挪行；常年打柴，背着如山的木柴在深山山里穿行。生活的重压，让本就单薄的父亲渐渐弯下了腰，成了一张弓；但他撑起了一个家，托起了一片天。

那双操着琴杆、按着琴弦的手，枯瘦无力，青筋暴突。淡淡的老年斑，看一眼便让我眼窝湿润。这还是那曾在我成绩下降、调皮犯错时，高高扬起、重重落下，敲打我成长的厚重有力的大手吗？这还是那曾做过木工玩具，打过硬木箱柜，挥起锄头便下地，拿起铲子下厨的灵活能干的巧手吗？那次扶父亲过马路，他用瘦弱的手指紧紧扣着我的手，无力且无助，似要将他交给我。那双手，握过了岁月，经历了流年，留给我们的只是财富一笔。

还是那件藏蓝色上衣、灰黑色裤子、淡黄色的胶鞋，这俨然成了父亲的标准装扮，多年未变。

只不过衣服已发白打褶，鞋上沾了泥。曾给父亲添过衣服，可他一直以勤俭持家、不讲穿戴的训话来回我。他穿着的几件旧衣，甚至是我们剩下的校服。见过父亲在灯下拿起针线补袜子，见过晾晒的秋衣布满漏洞，见过给他买的衣服整齐叠在柜里。想感受父亲买衣服，一时竟忘了尺寸，不禁心生不孝和自责。

干裂的嘴唇，没了当年的红润；浑浊的双眼，没了当年的英气；羸弱的身躯，没了当年的健硕。点点回忆，忆不尽父亲72个春秋的苦辣酸甜；细细描摹，描不出父亲藏于内心的慈痛喜乐。“描摹”父亲，父亲的形象逐渐清晰，但却感觉一如天下所有的父亲。我想，真该回家去看看父亲了！

任何表演，神态自若。完全凭借语言的力量、细节的力量、故事起承转合的力量，还有故事中暗含的义的力量。我记得许多故事，他已经说过许多遍了，但人们还是听得兴致勃勃。我后来写小说，许多素材就是来自他当年说的那些故事。

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

父亲、北大、北大、父亲，于我而言，都厚重如山。是父亲让我有了进北大的机会。当时北大到盐城招生，只有一个图书馆系的名额。招生的王老师，我要一生感

曹文轩：父亲的身教影响了我的人生

激地，是她从我的档案中看到我喜欢创作，并已发表作品，立即将我的档案拿在手中再也不肯撒手。我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一个多月的图书分类法，一天学校通知我转系——转到中文系，理由是我喜欢写作并能写作。喜欢写作，也能写作却与父亲有关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父亲实际上一路都在罩着我。是父亲让我交上了到北大读书深造的好运。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。北大给了我知识，而知识培养了我的眼力，发现从前、发现现在、发现父亲的眼力——这一点太意味深长了。

与父亲的第一次告别

盐城水乡到北京大学，是我人生中和

说教。西汉隐士东方朔，才情纵横，洒脱不羁，写过著名的《诫子诗》，希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，出入世间，优哉游哉，为此他倾囊相授。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过《又示宗武》，诗题中的一个“又”字，可见他已经唠叨好几遍了，看到儿子宗武学习写诗，还不忘再叮嘱几遍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《骄儿诗》，诗人虽才情过人，却并不得意，诗中用自己做反面教材，告诉儿子不要学自己，长大了要有所建树，做国家的栋梁。

再读《红楼梦》时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贾政这个人物虽然被定位为虚伪、迂腐、道貌岸然，其实细读来，不难发现，贾政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父亲，内心世界里满满都是父爱。他把家族未来的命运全部寄托在宝玉身上，所以对宝玉这个儿子爱之深、恨之切，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急躁。宝玉流连于风花雪月、脂粉香尘、小情小调，每每发现时，贾政就打他板子。宝玉在大观园题联，才华初露，贾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，忍不住在元妃面前夸赞和显摆了一番。贾政对宝玉的爱，也是中国最传统父爱的表达方式。

在故纸堆里兜兜转转，发现父爱和母爱不大一样，很有些意思。母爱大多体现在衣食冷暖的细节间，而父爱则侧重于心灵方向的导航上，这是感性与伦理的差异。《傅雷家书》是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信，厚厚的一摞，竟然结成一本书。这哪里是一本书，分明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赤诚之心、殷殷之情，深切之意，是父爱的具体呈现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一个男人给孩子的父爱是不会变的，这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根源。

故纸堆里觅父爱

□ 王晓宇

翻阅诗词典籍，徜徉在故纸堆里，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歌颂母爱的诗词文章遍地皆是，而歌颂父爱的诗词文章却少之又少。这大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吧，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多半隐忍、含蓄、深沉，不像女人表达情感时那般感性、直接、热烈，所以父爱内敛，母爱奔放。不管何种表达方式，都一样真挚，都一样感人。

我读到的歌颂父母之爱的诗篇，最早的要数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。这部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里，有一段章节写到了父母之爱，那就是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。其中有两句写得感人至深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“无父何恃，无母何恃”。作者满怀深情，说父母生我养我，辛辛苦苦，特别不容易，没有父母我依靠谁？哪里是我避风的港湾？

读一些单写父爱的诗词文章，更会令人动容不已。汉代刘安在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中说：“慈父之爱子，非为报也。”说得真好！每一位父亲爱护自己的孩子，教育自己的孩子，除了天性之外，也是不可推托的责任和义务，并不求回报和感恩。宋代大诗人陆游写过《五更读书示子》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，用心良苦。那殷切之情，跃然纸上。诗人也是一位父亲，他的言传身教远远胜于

年轻的爸爸

□ 张金刚

午后的秋阳虽不强烈，但散步久了仍有种暴晒的感觉。偶遇一位年轻男人，背对河面站立，低头看着手机，身体侧倾略显慵懒；脚边，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，在认真地玩着沙土，堆成小山，沙垒，不时兀自微笑，口中嘟囔有词。我心生不悦：这年轻爸爸，怎自顾玩手机，不陪孩子？

可当我靠近，才明白所以。孩子蹲坐，男人站立，正好有一条略长的影子，覆盖住孩子的小身体，挡住投来的阳光。我装作驻足欣赏河边美景，不时瞥一眼这父女俩。年轻的爸爸不到三十岁，似是玩着手机游戏；小女孩偶尔甜甜发问：“爸爸，我堆得好不好？”年轻爸爸抬头连连夸赞：“好看，好看！”然后继续低头。

但我发现，年轻爸爸不时会抬眼看下小女孩，挪下身体，移下影子，以保证孩子始终处在阴凉中；他低头突显的脖颈上，已是汗珠泠泠。我心中顿时一暖，为这位年轻爸爸的细心关爱，为这小女孩的静静玩耍。我不忍打扰，迈步离开。回头一望，阳光下的父女俩，俨然是一道洋溢父爱之光的油画，美丽温情，耐人回味。

年轻的爸爸，这称谓多么温暖而又骄傲。从男孩、到男人、到爸爸，这一人生巨变，来得自然且突然。他们还没有摆脱男孩的火热与激情，但却要试着学会父亲的稳重与成熟。两种身份，时而分离，时而融合，赋予了年轻爸爸既青春昂扬、又温柔内敛的独特魅力，让人忍俊不禁，又心生感动。

路过楼下闲散人正消遣的扑克摊儿，时常看到一位抱孩子的年轻爸爸。我知道，他老婆忙着照顾小超市，他便充当起了奶爸。孩子在他的腿上、臂弯里，不停地跳跃、伸展、挥舞小手，而他一边对摊牌的指手画脚、高声叫嚷，一边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拍拍孩子的背、摸摸孩子的头、瞅瞅孩子的裆。此时，似乎观牌重要，孩子次要。

有时孩子睡着了，他便如换了个人似的，安静下来。坐在人群外围，伸长脖子瞅着，嘴唇紧

紧地闭上；熟睡的小孩乖乖地趴在他裸露的肩膀上，口水流在肩头隐隐闪光。如若有人大声叫喊，他会瞪眼轻声训斥让人小声，然后向孩子投去柔和怜惜的目光。他就那样尽量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双臂揽护着怀中的孩子。此时，明显孩子重要，观牌次要。

这五大三粗、光着膀子的年轻爸爸，那娇小柔嫩、光着屁股的弱弱婴孩，搭在一起，滑稽却很温情，是最能打动我的绝美画面，在我心中荡起柔柔的涟漪。

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年轻爸爸，值得欣赏。同事小李，每遇参加婚礼，都要挑一把各式喜糖装入口袋，说要给儿子；可以想见，家中拿一颗糖、又一颗糖、又一把糖地逗着孩子活蹦乱跳的场面，多么温馨啊。同事小智，每加完班、出完差，都要火速回家“抱孩子去”，随后微信里晒出一组亲子照，想必陪孩子是他最美的时光。朋友小粟，自从当了爸爸，一改游手好闲的轻狂生活，安心经营一家小店，说要给孩子挣奶粉钱，攒钱供孩子上学、成家。邻居小马，为孩子戒了烟，每天哼着歌哄孩子入睡，夜里冲奶粉、换尿布，熬成熊猫眼也笑容满面。

年轻的爸爸，用自己的成长呵护着孩子的成长。他们有着年轻的活力，更有着爸爸的温柔。活力与温柔的交织，幻化成了一道养眼的风景。每遇这风景，我都心生柔软，想到曾是年轻爸爸的自己，想到曾是年轻爸爸的父亲，想到那份亘古不变、默然无声的博大父爱。

父爱如山



「描摹」父亲

他。于是，在遥远的异乡，我凭着记忆和想象，开始用文字为我假想的模特——父亲，构图“描摹”。

古老而简朴的院落。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作背景，火红的月季花、繁密的葡萄架作陪衬，一只趴在墙脚假寐的小狗作点缀。父亲定格在画面中央：端坐凳子上，拉着二胡，调剂起农忙的空闲，温馨而亲切，感慨而伤怀。

微风吹起了父亲的头发，花白稀疏，风中打卷，隐隐还露出头皮，如被生活的大手无情刮过一般，令人心疼却又无奈。发黄的老照片中，父亲的头发油黑而浓密，梳着标准的中分，俨然经过精心的打理，显得帅气而英俊。记得我们兄妹有多淘气，曾在父亲鼾声如雷的熟睡中，调皮地揪起他的头发，密密麻麻地扎了满头小辫，引得父亲一通幸福的嗔怪。现在真想再次摸起木梳，为父亲整理头发，可又怎忍心看到他华发垂落的模样。

皱纹爬上额头，刻在眼角，陷入脸颊，堆在脖颈，岁月的刻刀，刀刀重落，毫无怜惜。父亲只能默默忍受，任其在身上慢慢刻蚀。从这皱纹里，我读懂了父亲的艰辛；父亲幼年丧母，童年丧父，无兄弟姐妹。灰色的生活，让父亲性情坚忍，却又暗隐脆弱。皱纹里，我